

「轻松爆笑文」
代表作家

君子江山
作品

一世 笑卷空

女扮男装

上

她是天边终将升起的一轮旭日，他是早已立于弥天之高的王。

他：“旭日的升起，它需要时间和过程。

而你，如它一般，以夺目之辉登上天际，灿烈于长空之前，

无论你是否需要，这一路，孤会为你护航！”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一生一世 笑卷长空

② 女扮男装

〔上〕

作品
君子江山

张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一生一世笑苍穹. 2, 女扮男装 / 君子江山著. --
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5552-3510-1

I. ①一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214号

书 名 一生一世笑苍穹2女扮男装
著 者 君子江山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特约编辑 崔 悦
版式设计 李红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4.5
字 数 50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510-1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第一章	这一路，孤会为你护航！	001
第二章	凤无俦那个臭不要脸的！	047
第三章	用我的命换，我也要她生！	094
第四章	摄政王殿下的求婚事项！	139
第五章	为你的智商举国降半旗默哀！	187
第六章	飘柔，就是这么自信！	232



目录

〔下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章 | 凤无俦，给我买月事布！ | 277 |
| 第八章 | 凤无俦与狗，不得入内！ | 319 |
| 第九章 | 爷不高兴了，爷有小情绪了！ | 363 |
| 第十章 | 爱得不深，只是入了骨髓而已！ | 408 |
| 第十一章 | 他能为你死，孤能带你生！ | 439 |
| 第十二章 | 道理和王妃之间，孤只能选一个！ | 487 |

第一章

这一路，孤会为你护航！

她话说完，眉宇之间浮现冷怒，心中也多了几分恼火，是对于自己无用的怒和恼。今天要是没有他帮忙，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？让路儿把那个黑匣子点燃，里头装的是上次炸凤无俦的府邸没用完的火药，埋在金銮殿后面，如果运气好，在金銮殿炸毁前，她也许还能逃出来，如果运气不好，她就死定了，就算有人陪葬，也不过是同归于尽。

她思索间，他抬步走到她跟前，伸出手捏住她的下巴，力道不重，却能令她抬头看他。他薄唇微扯，傲慢轻蔑依旧，却让人听出了关心：“你在生气？为什么？”疑问的语气，但他确定她在生气。

洛子夜抬起头，望向他那双泛着鎏金辉光的魔瞳，自嘲般开口：“生气，是因为自己无用。原本爷以为只要假以时日，爷一定会慢慢强大起来，我洛子夜的名字定会响彻大陆，我却忘了，没几个人会有耐心，等我强大起来之后再再来对付我，他们都很乐意我死在通往强大的路途之中！”

他听罢，魔瞳中多了几分赞赏：“你现在明白，还不算太晚！”

洛子夜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的确，现在明白还不算太晚，但如果她再不加紧动作，就真的晚了，会死得渣都不剩。

她想着，抬眸，问了他一句：“凤无俦，你为什么帮我？明明之前咱俩的关系，

一直……”很奇怪！

他垂眸看她，沉声问道：“说这个之前，你先解释一下，你进门时，说那东西会帮孤拿回来，是指什么？”

洛子夜扫了他一眼：“天子令的事，阎烈已经告诉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拿回来，不需要太久，只是……”只是，以她眼下的实力，在他看来，也许觉得她是在吹牛。

凤无俦立即偏头看了一眼窗口。

窗外的阎烈一抖，望天——他说出去是为了王好，帮王在太子面前树立好的形象，不然让嬴烬捷足先登了怎么办？

凤无俦很快收回眼神，伸手揽住了洛子夜的腰，从窗口跃出，落到了屋顶。

她正要反抗，却听他冷醇磁性、压迫感十足的声音从她头顶传来，带着被抗拒的怒意：“你可以选择老老实实在孤怀里坐着，也可以选择脱光了，被孤压在身下。”

洛子夜嘴角一抽，没敢再动。

此刻，远星暗淡，举目眺望，可以看见天际一线光亮。

他没说话，她也没吭声。

坐在他怀里，她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尤其他的铁臂环在她腰间，掌控般的力道，圈得她生疼，而他宽厚的胸膛贴在她身后，又让她莫名觉得，这样的怀抱，很有安全感。

他身上没什么味道，若一定要说有，就是一股魔息，令人一靠近，就有随之堕入魔道的冲动。

这时，朝阳缓缓地从天边升起，洛子夜心口一滞，沉闷的心情慢慢散开，须臾间，明白了凤无俦带她来看日出的用意。

她有些失神：“旭日升起前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旭日升起后，这片黑暗会慢慢淡去。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不容易，可也正因如此，才能有日出时渐次的绚美。同样，人不可能一步登天，奋斗的过程虽然漫长而艰辛，可是谁又能说，为了自己的未来能够灿烂辉煌而努力的过程不美？”所以，她大可不必因为自己目前的无能而伤怀，这是走向成功必须经历的阶段。

她这样神情恍惚地表述完，突然听到他威严霸凛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：“不错！洛子夜，旭日升起需要时间，而在你如它一般，以夺目之辉荣耀于世人眼前之前，无论你是否需要，这一路，孤会为你护航！”

洛子夜一怔，回头看向他。

他的眼神依旧，居高临下，轻蔑傲慢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在他的魔瞳中看到了一片暖意，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跳慢了半拍。这种感觉来得莫名，甚至令她有些心慌，而这和她通常情况下看见帅哥时犯花痴的感触完全不同。

心慌之下，她赶紧回过头，不敢再看。

她强自镇定下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之前帮我已经很离谱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承诺？”

阎烈听见洛子夜这句话，觉得自己远没有之前那般乐观了，王和太子的情商都跟智商成反比，所以，这段对话的最终结果……

凤无俦还没开口，洛子夜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拍着凤无俦的大腿道：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咱俩不是说好了做朋友吗？你一定是出于义气，才这样做的，对吧？”

这样理解倒是说得通，阎烈提起天子令的时候，说到那几十名英烈，以及凤无俦的承诺，她就知道凤无俦是个重情义的人。

摄政王殿下嘴角一抽，实在不明白这小子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。出于义气？这天底下有谁配与他凤无俦称兄道弟？但他也明白自己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这个滑得像泥鳅一样的小子，怕是扭头又跑了，而他此刻如果应下，洛子夜接受自己帮助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心安理得。

于是，他沉声应道：“嗯！”

阎烈扶额。

好在当他内心就要崩溃的时候，凤无俦沉声补充了一句，话里带着警告：“兄弟义气也好，朋友之谊也罢，洛子夜，你要记住，你注定是孤的人，若你敢跟其他人有不该有的牵扯，孤定会打断你的腿。”

闻言，洛子夜忽然觉得自己的膝盖一阵疼。

她的膝盖不是没被他出手打过，当时骨头都碎裂了，所以她相信，他这是说真的。

阎烈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觉得王的情商还没有低到家，这时候适当地表现一下强势，避免太子真的把自己当成兄弟，是完全可以有的。

阎烈正想着，忽然碰到一个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果果低着头，屁股对着他，低声假哭：“主人从来不关心果爷……主人也不问果爷为什么生气，果爷其实也生气……”

阎烈：“……”自从王问了洛子夜一句“你在生气”，果果就一直保持着这个

姿势没有动，并且这几句话已经重复了很多遍。

洛子夜扭头看了凤无侔一眼：“你这德行，真是……”心情复杂间，她看了一眼天色：“天已经亮了，爷先回去了！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他没吭声，圈着她腰的手却松了几分。

这时，洛子夜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凑到他耳边，小声说了几句，表情看起来有点阴险。

他依旧没吭声，魔瞳却带着笑意，凝锁着她。

洛子夜不晓得他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凤无侔，刚刚都说好了，我们是好朋友了，你帮爷一把怎么了？我说……”

她语气越发嚣张，而他魔瞳中的笑意忽然凝固，眸色也转冷，显然是被冒犯很不悦。

洛子夜见她越说他脸色越不对，她语气越差他眼神越危险，她不禁咽了一下口水，知道继续这样咋呼下去，真的会将他惹怒，于是她眼珠一转，扯住他的胳膊，整个人麻花一样左右扭动，甜腻腻地道：“小臭臭，好不好吗？我最喜欢你了，小臭臭，你就帮我一下嘛……”

这撒娇的语气，听得她自己都感到一阵恶寒，站在下面的阎烈更是忍不住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面朝地屁股朝天的果爷则浑身鸟毛开始发颤。

凤无侔垂眸，看着她晶亮的双眼，撒娇的样子，再想到那一声“我最喜欢你了”，虽然知道做戏的成分居多，却莫名觉得无法招架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沉声应了一句：“好！”

啊？洛子夜愣了一下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所以说，凤无侔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她越嚣张，他越不给脸，她撒个娇，求一求，他就答应了？

阎烈却不这样想，王不吃硬是绝对的，谁敢威胁王绝对会死得很惨，但是软，王就吃吗？一样不吃！通常情况下，王根本没心情听完人家的求饶和软语，就直接出手了，所以，王不是吃软不吃硬，而是只给太子这样的面子，不然果爷也不会每次撒娇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打飞了。

洛子夜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臭臭，太感谢你了！我先回去了，么么哒！”

她说完，扭头打算走，却被他扯住了手腕，力道很大，一下便落入了他怀里，唇随即被封住了。

她瞪大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

蒙然间，她口中的蜜汁被他一点点攫取，而他魔瞳中的炽烈之火，烫得她浑身发麻，不能自己。

一吻过后，他冷醇磁性的声音带着一丝难得的笑意：“嗯，么么哒！”

洛子夜：“……”她说她先回去了，么么哒，他就……这个浑蛋。

她一把将他推开，气鼓鼓地扭头就走，走到门口，还很生气，回头瞪了他一眼：“你真是耍流氓耍得理直气壮！”说完，大步走了。

他魔瞳微眯，唇边泛起不以为然的蔑笑。耍流氓？他若是真耍流氓，这小子以为他还能安然走出摄政王府？就是不用千年玄铁链将他绑在榻上，只不分昼夜地“耍流氓”，也决不可能让他下床。

阎烈上了屋顶：“王，这一次……”这一次，您很成功。

尤其王强吻了太子，太子既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对王使用暴力表示厌恶，虽然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太美好的话，但仍能看出太子对王的态度好多了。

说了一个开头，阎烈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因为他清楚，以王的智慧，定能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。

凤无俦听了这话，没吭声，盘坐在原地，如磐石般，静静地望着旭日。

阎烈却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可是王，您从来不会轻易向人妥协，方才太子几句话，您怎么就……”就痛快地答应了？他以为王会谈谈条件的，虽然他不知道太子打算让王帮什么。

凤无俦浓眉微皱，似也在困顿之中，嗤道：“这个问题，孤也在想！”

阎烈咽了一下口水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，就有些严重了。

果然，傲慢尊贵、蔑然处世的摄政王殿下慢慢地接着道：“他忽然将声音压低，攥着孤的袖子，晶亮着一双桃花眼，软语说话，孤看着他那副样子，即便他要星星，孤也愿意摘给他，没有办法说出一个‘不’字。”

阎烈扶住额头，知道王已经没救了，太子完全抓住了王的死穴，以后可以随便戳了。

他心中有千言万语，最终只汇成了一句话：“王，您节哀！”

闻言，凤无俦眉心一蹙，正要开口，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，是闽越：“王，老王爷说，半个月后他就回来了，并在信中反复问，您的婚姻大事怎么样了，什么时候能让他抱上孙子，并让属下即刻回信。”

凤无俦沉默不语，显然他看上了洛子夜，而洛子夜是个男人，父王怎么可能抱

上孙子？

阎烈觉得自己很头疼，毕竟王和太子的事情，他从中撮合，下了不少的功夫，要是让老王爷知道，自己的皮不知道会被扒掉几层。

闽越又补充一句，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：“老王爷说，您已经二十六了，寻常男子这个年纪，孩子都很大了，如果他回来后，您还是一点要成亲的意思都没有，他就要亲自给您物色对象了！”

凤无俦听罢，只沉声回了一句：“大仇未报，孤无心情想儿女之事。就这般回复！”

闽越脑后落下冷汗一滴：“可是王，据闻是因为老王爷听了很多传言，关于您和太子，怕是担心您……才打算回来了。”

这下，阎烈觉得自己快要晕倒了，不知道老王爷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里拉皮条的人是自己。

凤无俦伸手揉了揉眉心，也有些头疼。虽然没有人能掌控他，甚至要求他与人成婚，但是想到一个老头子，回来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他也实在受不了。

闽越沉默了一会儿，安慰道：“王，说起来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点什么，并不是千百年来第一例，相信一定能想到办法，让……”让老王爷接受的。

他话没说完，摄政王殿下已经理解偏差，并且将话接了过去，看着他，冷醇的声音逼人，沉声道：“你相信一定能想到办法，让太子怀孕！”

闽越嘴角一抽，觉得自己眼前一片漆黑，在心里咆哮：王，太子是男人啊！太子怀孕？您是认真的吗？

阎烈却眼前一亮，扭头盯着闽越道：“闽越，你的医术得老王爷真传，你一定能想到法子的。有什么药能让男人怀孕？你赶紧研究出来，说不准，太子还能生四胞胎！”

凤无俦点点头：“孤也相信！”

闽越风中凌乱，要不是不敢以下犯上，他已经咆哮出声。这种事情相信他有什么用？他疯狂摆手：“也许真的有这样的办法，但是王您得派人出去找，指望属下是不可能的！”

洛子夜这会儿当然不知道，有些人已经丧心病狂到打算让男人生孩子，而也就在这一天，京城流言四起，说龙傲翟是祸国的妖人，总有一天要覆灭天曜皇朝。

不仅如此，还有第二道轰动京城、让人们不是喷茶就是喷饭的消息传了出来，说有神秘人受龙将军、冥王以及龙昭大皇子的委托，要兜售龙傲翟、冥胤青和武项阳用过的夜壶。至于这些夜壶是否真的被他们使用过，摄政王殿下愿意出面作保。

当这消息传到摄政王府的时候，阎烈看了自家王一眼，低头问道：“王，这件事不会就是太子拜托您的吧？让您保持沉默，不让属下出去辟谣？”

洛子夜这是想让那几个人一起把脸面丢尽啊！要知道，贵族的脸面可是比性命还重要，不管那些夜壶是真的被他们使用过还是假的，只要卖出去了，他们都会被说成已经穷到卖夜壶了，而如果卖不出去，更丢脸，表示他们的身价低到没人要了。

太子这招真是狠。

现如今，再离谱的事情，只要牵扯到他们摄政王府，说有摄政王殿下作证，所有人都会相信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摄政王殿下不是不敢说谎，而是从来不屑。

凤无俦冷嗤了一声：“他想玩，就让他去玩。虽说为这种事情作保，于孤而言，也并非有面子，但……”但洛子夜扯着他的袖子说话，他又没办法拒绝。

阎烈抹了一把脸，叹息道：“这件事传得如此沸沸扬扬，那三个人想要解决，只能自己出面把那些夜壶买回去。”

只是这样一来，这件事又会变成他们三个人委托别人兜售夜壶，再自己买回来，未免太过神经病，估计最终只能在家里吐血了。

他们在吐血，洛子夜的心情却很不错。

招来的士兵还剩下八千人，她当即下令，兵不在多，而在精，不必再招了。

至于那些流言，自然全都是她的手笔，她就想看看那几个徒有其表、爱找人麻烦的浑蛋，会把脸丢到哪里去。

而关于龙傲翟祸国的流言，传得比当年洛小七的还甚。洛小七只是被国师算命，得出了那样的结论，龙傲翟这次，却是很多小孩子说自己梦见了。当然，这些小孩子都没有真的做梦，而是被冰糖葫芦忽悠了。

这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据闻龙傲翟砍断了自家院子里的三棵树。

武项阳不知是因为之前受了伤还是被这件事气的，呕了一口血。

冥胤青则咬牙怒骂，并扇了将消息报给他的那个可怜又无辜的下人好几巴掌。

洛小七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心情倒是很不错——他的太子哥哥呀！

此时，墨子渊看了一眼轩苍逸风的侧颜，道：“主人，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参与，

实在明智！”不然他就要为主人准备钱财，去赎夜壶了。

轩苍逸风听罢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仅如此。洛子夜定是知道，那日那个打更人是我派去提点他的。以他的性格，也许还会还我们这个人情。”

墨子渊点头，道：“主人远见！”

洛子夜正亲自指导练兵。让这些人学习持枪用弩之前，必须先掌握基本动作，俯卧，逆转，趴地，瞄准。

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：“让开，让开！我要见太子，我要见太子！我有重要的事，你们若不放我进去，我就死在这里！”声音很熟悉，是云筱闹。

洛子夜大步走到门口，便见云筱闹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好像天塌下来了般。

下人们看见洛子夜，立即弯腰低头：“太子殿下！”

洛子夜握着扇子的手挥了挥，示意他们放云筱闹进来。

云筱闹进来后，跪到洛子夜跟前：“太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爹！”

人生如此可笑，前一天还为着一个人的生死去求另一个人，今天，一切却都反了过来。

以洛子夜的脾性，昨夜云丞相没有帮自己的打算，眼下云丞相落难，她该是连对方出了什么事都懒得问，但是云筱闹对她有义，她不能不管。

她上前把云筱闹扶起来：“有什么事起来再说，爷能帮上的，决计不会推托！”

云筱闹抬眸看着她，眼眶里的泪水凝了一下，没想到洛子夜竟如此好说话，啜泣着道：“真……真的吗？您真的会帮我爹吗？”

洛子夜伸手，沓沓立即会意，递上一块帕子。

她将帕子递给云筱闹自己擦泪，才道：“也要看是什么事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。你且先说！”

云筱闹接过帕子，慌忙抹了泪：“是这样的。今天快天亮的时候，陛下召我爹入宫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方才，我爹就带着官服和印鉴去了大理寺自首，说二皇子被刺的事情是他派人做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洛子夜愣了一下，又立即问道：“是父皇说是云丞相做的，还是云丞相自己说是他做的？”

谋杀皇子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，君王要是不够仁慈，还会株连九族，这样的罪，

云丞相也敢认？

云筱闹立即道：“是我爹自己承认的。太子，如果我爹不改口的话，我们云家所有人都会死。死我不怕，但是我爹……”

洛子夜觉得自己有些头疼，抬手抬手，示意她先不要说话，让自己冷静一下。

她想了想，难道……

她扫了云筱闹一眼：“随我去天牢！”

云筱闹立即点头，跟了上去。

洛子夜这边往天牢赶去，洛肃封那边下旨罢朝，对外界的说辞是自己最信任的丞相竟做出了谋杀皇子的事情，他实在心中悲痛，所以罢朝一日。

他立于洛水漪的寝殿前，悠悠叹息：“水漪死后，朕再没有一个可以交心之人。今日失云丞相，朕如断左膀右臂，可是此事，必须要有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出来顶罪。云丞相是三皇子的老师，说他是为了老三登上皇位而除掉老二，再合理不过！”

临安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大着胆子问：“陛下，您后悔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洛肃封说着，又是一叹：“原以为以冥胤青和武项阳的本事，定会洛子夜拖下水，朕便可以一次除去两个麻烦，却没料到凤无俦会插手。天子令朕不能不要，凤无俦的弱点，朕亦不能视而不见，也只有委屈了云丞相。”

临安叹息道：“陛下，您既然不喜欢太子，当初又为何选他当储君，如今反成了麻烦？”

“朕就是不喜欢他，才希望他先死。作为太子，注定要站在风口浪尖，可谁知他竟然活了这么多年。上次他非礼龙傲翟，朕暗令直接将他杖毙，为何你们偏偏让他又活了过来？”说起这件事，洛肃封语气中带了冷意。

临安立即跪下：“皇上，是奴才办事不力，可是当日行刑的人，都说太子已经死了，才停止了杖责，哪里知道他又忽然活了过来？”

洛肃封摆了摆手：“罢了！只怪朕怕洛子煜真的谋反，折损我天曜皇朝兵马，又贪心想借机除了洛子夜，最终才闹到这般无法收拾的局面，可是一个云丞相对于朕而言，何止千军万马！眼下……怪朕……”

临安沉默着没说话。

洛肃封又忽然道：“朕方才说什么了吗？”

临安一顿，立即回道：“陛下，您什么都没说。”

“嗯！”洛肃封点头，随后道：“去想办法，将洛子煜生前留下的罪证都找出来，送大理寺。云丞相为朕担下了这个罪责，朕至少也要想办法，为云家留下血脉。”

临安领命：“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派人去查。”

临安退下后，宫殿前便只剩下了洛肃封一个人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寝宫，恍惚间，似看见了那个女人在桃林中穿行，以及她死在他怀里的那一幕。

素来无情冷酷的帝王忽然红了眼眶。

他其实很矛盾，想要洛子夜死，又不想。恨洛子夜，想用洛子夜威胁武修篁，又怕水漪泉下有知会怪他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这样矛盾了多年，洛子夜也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多年。

只是……他忽然眸光一凝，云丞相死之前，有一样东西，自己必须拿回来。

洛子夜带着云筱闹去了天牢，刚到门口就遇上了阎烈。

此刻，云筱闹脸上还挂着泪。

阎烈先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看向洛子夜：“太子，云丞相的事情，王事先并不知晓，是皇上的安排。”

他是自己来的，因为他担心太子会认为是王让皇上用云丞相的命来换太子的安全，最终太子对云筱闹有愧，甚至对王有成见。

洛子夜不傻，明白他的言下之意：“凤无俦帮了我，难道我还会因为后续的事情，反去责怪他吗？”

阎烈点点头，随后劝了洛子夜一句：“太子，希望你明白，权位之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。失去云丞相，其实心中最痛最不舍的是皇上。作为帝王都有无奈，何况是你？所以，凡事尽力就好，不要执念太多，不要偏执太过！”

他想告诉洛子夜，就算最终不能把云丞相救出来，也不要自责。云丞相只是权力争斗之下的牺牲品，洛肃封认为天子令和王的弱点比云丞相的性命重要，才做出了如此抉择，这对于善于权衡的帝王家来说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即便这次只是因为洛肃封最初的判断失误，又舍不得兵马损伤。

可惜，帝王的错，是从来不会认的，只会让其他人代为承担。

洛子夜明白他的意思，点头道：“我会尽力而为。”

说完，她便往天牢里面走去。

阎烈却忽然看着她的背影道：“希望太子真的只是尽力而为，不要让王白白做出牺牲。”

他如今很了解洛子夜的性格，在发现没办法救出云丞相的时候，倘若看见对他有情有义的云筱闹伤心哭泣，洛子夜真的有可能跑出去说事情是他做的，跟云丞相没有关系。重情义的人，从来都是这样傻。

洛子夜脚步一滞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我更清楚，父皇已经收了凤无俦的东西，决计不可能再定我的罪，就算我想出去顶罪也顶不了，不是吗？”

阎烈一怔，点了点头：“的确如此！”是他操心太过了。

洛子夜说完这话，直接进了天牢。

云筱闹刚要跟进去，阎烈正好从她身边走过，说了一句：“似乎每次看见你的时候，你都在哭。”

云筱闹一愣，偏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却已经走远，只留下一个张狂冷峻的背影。

云筱闹很快回过神，匆匆忙忙地跟着洛子夜进了天牢，内心深处却已经把阎烈当成了偷窥狂——她哭的样子，他居然都看见了。

天牢的狱卒都知道太子和摄政王殿下之间不得言说的故事，自然没敢拦，皇上也并未下令说不准人探监，所以她们进去得很顺利。

云丞相坐在牢房里，头发仍梳得一丝不苟，手脚都带着镣铐。

云筱闹一看见这般情景，立即奔了过去，扶着牢房的栏杆，哭了起来：“爹！”

云丞相睁开眼，看见是她，一愣，又往她身后看去，便看见了洛子夜。

洛子夜正望着他。

云丞相突然发现，自己对洛子夜的印象，一直停留在那个纨绔不化的阶段，眼前这个少年，一袭红衣，眉宇间不正经之下，却透着一股英气，尤其那双桃花眼，天生风流，却有着难掩的锋芒与睿智。

他一生阅人无数，洛子夜这样的人，决计不可能简单。若是这样，自己这么久以来，都看错了？

他凝眸扫向洛子夜，道：“太子应当知道，老夫为什么入狱。”

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，尽管洛子夜是个伪男。

洛子夜点头：“的确知道，而且本太子还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云丞相心甘情愿。眼下，

能够救云丞相的办法，只有掌控住父皇的弱点，比如，他真正看好的继承人是谁，或者他一生里最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，而本太子相信，云丞相既然自愿待在这里，即便你知道你也不会说。”

云丞相笑着点头，道：“的确！陛下看重的那个人，臣决计不会说，至于陛下这一生里最放不下的，早在十七年前，也都放下了，所以，这条路，是我自己所选。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老臣步入官场的那一天，就已经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陛下。这是老臣能为陛下做的最后一件事。”

他一副视死如归的姿态，让洛子夜感到无言，却默默地在心里为这个人竖起了大拇指。

忽然，她想到一点，道：“若爷能挖出二皇兄行为不检的证据，也许能保住云家其他人的性命。”

云丞相笑了：“这一点，太子不去做，老臣相信陛下也会为老臣做到。老臣能给陛下的是忠诚，陛下也并非全然无情之人，定会为我云家留下血脉，这是我们君臣二十多年来互相的信任。只是，太子你为何要帮老臣？”

洛子夜听完他前半段话，不置可否，因为她并非十分了解自己的父皇。

她看了一眼云筱闹的背影，只回答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令爱对本太子有义，本太子虽对她并无男女之情，但有义也需要还。”

云筱闹两边看了半天，隐约听明白了一些：“爹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先保住性命再说，爹……”

云丞相没理她，只看着洛子夜，道：“那么，老臣有一事想求太子，不知太子可否应下？”

“丞相请说！”洛子夜语气也很客气。

云丞相疼爱的目光在云筱闹身上扫过，随后看向洛子夜：“老臣落入狱中，云家众人怕是都在责怪臣害了他们，无一人来看望老臣，唯独这一个女儿，只是个姑娘家，却在为老臣的性命担忧奔波，也不枉我多年疼爱。如今，陛下即便能将二皇子的罪证翻出来，按照律令，最轻也是老臣一人被斩首，云家人全部流放塞外。”

听到这里，洛子夜已经明白他想说什么了。

果然，云丞相接着道：“其他人老臣也管不了了，但是老臣这个女儿，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苦，而那些狱卒没几个是好东西，糟蹋姑娘家的事并不少见，闹儿身子又不是很好，若去了塞外，长途跋涉，也许还没到，就丢了性命，所以请太子务必